

<KP> -----活神之手-----

<KP> 对于雷克斯来说，昨晚是一个不眠之夜。不愉快的梦境整晚都充斥在雷克斯的脑海中，醒来后，他感到头脑有些昏沉。

<KP> 不过，雷克斯现在并没有时间去关心这个问题。

<KP> 今天是周六，表的指针显示现在是早上九点，雷克斯还有清洁工作要完成，以及一个电话要打——列德已经出差一周了，前天回到阿卡姆，却又患上了流感！

<KP> 对于你们亲密无间的关系来说，一周的分别已经非常非常非常的长——迫不及待的要给他通个电话或者探访一下他。

<KP> 这时，邮递员准时来了，屋外想起他的邮铃.....你有信。

<雷克斯> 有点懵地甩甩头，今天这一串的行程安排让我刚睡醒的脑子有些混乱，不过事情还是要一件一件地办。

<雷克斯> 我大概地整理一下自己的睡衣，然后出门去收信。

<KP> 那么你这么做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你的邮箱爆满，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包裹。

<雷克斯> 一边检查邮箱，我一边回忆着昨晚自己梦到了什么。在还病着的可怜之列德面前，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显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神秘学家而言，梦向来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雷克斯> 我拿出包裹，然后再看看那堆塞爆我邮箱的都是些什么信。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灵感鉴定: D100=85/80 结果是【失败】！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意外罢了，绝对不是我的错...是，这样吧？

<KP> 那么你仔细的回忆了一回儿，梦不清具体的细节了，仿佛有一座空无一人的城市。有薄雾缭绕的鹅卵石街道。有令人窒息的雾气像棕黄色的卷须，有湿漉漉的空气灼烧你的肺

<KP> 在这个期间你已经把这对信处理好带回了屋内.....其中那种包裹正来自于你的好友，列德·格林希尔特

<雷克斯> 令人不安的梦，就像童年时那场全城爆发的流行伤寒。想起梦里不舒服的肺和列德的流感，我觉得这也许是一种日有所思。

<雷克斯> 我打开列德寄过来的包裹，顺便看看他寄出的日期和地址。

<KP> 包裹是两天前寄出的，里面有一四四方方的小盒子与一封信，你知道那就是列德出差回来那天。然后他就因为感冒请假了。

<雷克斯> 如果说在回来之前寄的还有些道理，这个人为啥要在回到阿卡姆之后还给我寄包裹呢？

<雷克斯> 带着点困惑，我先拆开信看着。

<KP> 信件内容如下：

星期四

我亲爱的朋友：

很抱歉过去的三天都没能和雷克斯见面，最近我生了场小病，以至于整整三天都没能去学校继续教学。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我遇到了一件神秘的事情，并希望雷克斯你能协助我找到真相。

随信送达的盒子里装着一件**工艺品**，是我从历史系的彼得·凯利教授那里得来的，一名隐士在本地一个被称之为**普多克之林**的地方找到了它。那人觉得这件物品应该具有历史价值，于是将它交给了凯利教授。彼得对于这个物品毫无头绪（虽然他认为这件物品很有可能是殖民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东西）。我也对这个物品的字符做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不过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其相似的东西。

之所以我把它寄给你，是因为也许你的研究方向正好能帮上我们。研究结束后，就在**周一**或

者之后的日子带着它来办公室，把它交还给我吧，医生说大约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继续工作了。祝雷克斯好运！

你的朋友
列德·格林希尔特

P.S:如果你碰巧遇见了彼得，别告诉他我把这个给了你，我不应该将这件物品外借的，但这对我来说太神秘了，我不想放弃更多了解它的机会。拜托啦。

<雷克斯> 唉，可怜的专栏。我心里叹着气，一边把那个小盒子打开了，看看那里面是啥让我亲爱的列德对它如此大费周章。

<KP> 你轻轻的打开小盒子，拿出了里面的东西。

<雷克斯> 我仔细端详着这件物品上的纹章，试图用我的神秘学知识找出与之相关的象征和意义。

<KP> 要看看它的哪一部分？

<雷克斯> 看看它正面的纹章，同时也将它的整体进行检查，判断它大概的年代，和是否曾经受过破坏以及改造。

<KP> 它的绳子是一条旧旧的皮绳，像是后来配上的

<KP> 背面侧面光秃秃的，没有花纹，

<KP> 整体由黄金和黑玛瑙铸成，你可以看出来它闪烁着美丽的光辉。

<雷克斯> 真是美丽的工艺品，我似乎也开始理解列德对它的痴迷。

<KP> 但你搜遍了脑内的神秘学或历史学知识，你无奈的发现，在这些领域中并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被记录下来过。

<KP> 也许是时候展开研究，或者给亲爱的列德打个电话。

<雷克斯> 确实如此，毕竟彼得才是我们中的历史学教授，如果他判断不出什么，那我也判断不出什么才是正常的。

<雷克斯> 我拿着这枚工艺品，决定立马给亲爱的列德打个电话，很显然，这枚纹章代表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把它研究出个名堂，我们周一就有新话题了！

<雷克斯> 想着，我拨通了列德家的电话号码。

<KP> “嘟—————”

<KP> “嘟—————”

<KP> “嘟—————”“嘟—————”

<雷克斯> 我耐心地等待电话被接通。

<KP> “嘟—————”“嘟—————”“嘟—————”

<KP> “嘟—————”“嘟—————”“嘟—————”“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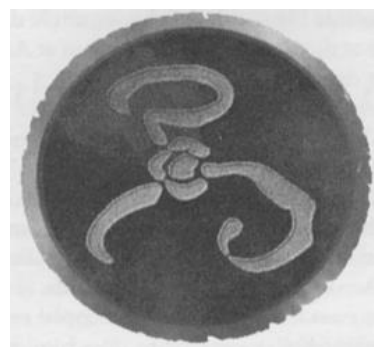
<KP> “嘟—————”“嘟—————”“嘟—————”“嘟—————”“嘟—————”“嘟—————”“嘟—————”

<KP> 直到电话响了 12 声 听筒才被不情不愿搬拿起来

<KP> “.....”那头没有说话，等你先开口。

<雷克斯> 拿着话筒，我疑惑着，“.....列德？”

<雷克斯> “你身体还好吗，为什么这么久不接电话。”



<KP> “!啊 雷克斯，是你!!”

<KP> “不好意思 我刚起床，人有些迷糊”他的声音里面带着浓浓的疲惫和故作轻松。

<雷克斯> “亲爱的，当然是我，大星期六的，你病好一些了吗。”

<KP> “不必担心 不用担心 只是一次小小的流感而已，我现在已经觉得比之前好多了，真的。”说完他又打了一个喷嚏

<KP> “亲爱的雷克斯 我给你寄了一份小礼物?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你收到了吗?”

<雷克斯> “你听上去状态很不好，不会是做了噩梦之类的吧。实在不行我过去送你去医院住院算了。”

<KP> “不不不，我已经去问候过我的医生了，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只是最近.....”

<KP> 你凭借着对他的熟悉察觉到他的语气 里面隐藏着大量的悲伤与焦虑情绪

<雷克斯> “最近怎么了? 你知道，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你什么都可以和我说话。”

<雷克斯> “你最近遭遇了什么，列德，你听上去真的很难过。”

<KP> “唉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最近总是到一些神秘的骚扰电话 打电话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用低沉的喉音重付一些我难以理解的东西”

<KP> “这也是为什么我接电话很慢 因为我不想再被骚扰了”

<雷克斯> “原来如此.....他说了些什么? 你试过拔掉电话线或者和他交谈吗。”

<KP> “他说的话 我听不懂”他也好像并没有想要向我交谈 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可恶的恶作剧”

<雷克斯> 不自觉地电话这端点点头，可怜得列德。

<雷克斯> “或者你最近有将电话号码告诉过陌生人，或者遭遇过什么怪事吗，即使是骚扰者，总该有些原因，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解决它。如果这家伙不分白天黑夜地打电话过来，你的身体就永远好不了啦。”

<KP> “我一下子倒是想不起来，要说得罪谁 那可能还得是咱们大历史学家彼得凯利.....我真是花了好一番功夫 才向他求来那个小吊坠呢。”

<KP> “彼得那个人你也知道.....脾气火爆的不得了，不是在骂学生的路上就是在来骂我的路上，哈哈。”

<雷克斯> “然后你就把它给了我，亲爱的，不得不说，这件事情要是暴露出去，我俩都不用办公室里活了——但这真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工艺品，可惜我一时间也没想到相关的神秘学知识。对了，你在信上说你遇到了一件神秘的事情，那是什么。”

<KP> “哈哈哈哈哈”

<KP> “其实就是那个奇怪的电话啊.....你不来问我差点忘记信里还写了这个.....”

<KP> “搞得我这几天都不太想打电话 也没有联系你 你不会怪我吧 雷克斯?”

<雷克斯> “别笑了，彼得要是来找我麻烦，我在屋里 10 分钟都待不下去.....我当然不会怪你，我也是到今天才想起给你打电话呀。”

<雷克斯> “说真的，你有想过把电话线拔掉吗。”

<KP>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如果我切断了 我亲爱的朋友比如你 怎么联系我呢?”

<KP> “万一你一个着急急匆匆的跑到我家来找我 我可能都还没有打扮整齐就被你从被窝拽出来了”

<KP> “好啦，咱们不如聊聊有趣的，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雷克斯> “怎么，难道我来敲门的时候你还打算打扮到晚上 9 点钟才给我开门吗。”

<KP> “哈哈哈哈哈”你终于听见他悦耳爽朗的笑声

<KP> “好啦没什么事我就先.....”

<雷克斯> “啊，等等。”

<KP> “嗯?”

<雷克斯> “我今天本来的安排是准备做个大清洁，现在多了你寄过来的这个小东西，彼得有跟你说过给他这玩意儿的那个隐士的事情吗。”

<KP> “稍微提了一点点，是个住在郊区的民间研究者”

<KP> “彼得还带我见过一次，他家狗挺可爱.....”

<雷克斯> “普多克之林，对吗，我到时候去图书馆查查这地方的历史，嗯？狗，什么狗？”

<雷克斯> 我大感兴趣。

<KP> “就是养在屋子外面的看门狗啊~特别可爱的大狗。”

<雷克斯> “喜欢狗的绝对不是坏人，那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个民间研究者。”

<KP> “我就知道你也会喜欢，没人不喜欢那只神气的狗狗，咱们的好朋友。”

<KP> “这个我倒没有接触的很深入，他一直深居简出，和你似的不参加社交，但是可能也会有知心朋友吧，他和彼得关系就比较密切——当然，比不过咱两的交情”

<雷克斯> “如果能比得过我俩的交情，那就真的是非常惊人了。你这么一说，我可不得不去这位隐士家里访问一番。”

<雷克斯> “好好休息，好好打扮，亲爱的，说不定我真的会在什么时候冲进你家里把你拽起来。”

<KP> “好好好.....那我挂.....”突然，你听到他那头的广播音乐声戛然而止了。

<KP> 立刻传来的是一阵模糊刺耳的紧急播报:

<雷克斯> 突然紧张起来，我屏息注意地听着那边的动静。

<KP> 播报员紧急插入了一条公告：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副教授彼得·凯利博士在密歇根州普利茅斯市的市外由于车祸丧生，当时，他正驱车准备前往密歇根大学。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细节。韦恩县警署正在进行事故的原因调查。

<雷克斯> “草，彼得。”我惊讶地连当年街上学的脏话都说了出来。

<KP> 很明显 列德也清楚地听到了这些信息，“雷克斯.....”你听到他声音中的慵懒困意一扫而空 此刻声音紧张的发抖。

<雷克斯> “列德，你知道他去他去密歇根大学干嘛吗.....等等，列德，别害怕，冷静.....”

<雷克斯> 这样说着，我却也很害怕，“你现在还是在家里，对吗。”

<KP> “当然，我就在我家里。”

<KP> “他去密歇根大学.....应该就是.....正常的学术交流吧 前段时间我不也出差?”

<KP> “可是这实在是太让人惊愕了.....”

<雷克斯> “是的，而且结合骚扰电话那事，那就更加不寻常了。”

<KP> “.....你有什么好想法吗”

<雷克斯> “你要不要先到我家住几天，列德，或者去旅馆住几天，好好躲一下那个电话，在这种情况下，漏接几个朋友的电话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KP> “嗯，你来接我吧，顺便帮我打包东西，我想这个时候还是和你在一起比较安全.....”

<雷克斯> “好，我这就过来，大清扫的事情到时候再说。”

<KP> “我先给警方打电话了解下彼得这是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 咱也不要自己吓自己 对吗?”

<KP> “你来的时候 嗯.....戴上那枚吊坠吧 我想我们需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件事情.....”

<雷克斯> “确实，但是这年头，很多事情不好说，等着我，我很快过来。”

<KP> “你大概几点钟来 我先给你煮一点 你爱吃的?”

<雷克斯> 我看一眼怀表，寻思一下从我家到列德家要多久。

<KP> 现在是十点一刻，列德住在阿卡姆小镇另一端，稍微有点距离，开车大约要四十五分钟。

<雷克斯> “为啥要戴上那吊坠，那不是彼得的东西吗.....虽然他现在是出事了。”我说着心情也低沉下来。

<雷克斯> “我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到了，不挑食，就整点你最擅长的就行。”

<KP> “也是.....现在比得已死 我都不知道要把它交还给谁，也许要送到学校的历史协会吧。我总觉得.....彼得的事情 可能和他有一点点关系？保险起见 还是带着吧。”

<KP> 又匆匆的向你问候 叮嘱了几句 他挂断了电话。

<雷克斯> 这样着，我就开始麻利的整理自己，穿上外出的衣服，把吊坠揣兜里就开车去列德家了。

<KP> 那么你这么做了，你急匆匆的套好自己的衣服 打开车门 坐上车 就在要发动引擎的时候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侦查鉴定: D100=90/75

<骰> 结果是【失败】！啊啊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啊.....#防火女苦恼的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KP> 那么你突然感受到一道锐利的目光从你的后背锁定你。

<KP> 那道目光的压迫力极其的大 以至于你不敢回头，只能从后视镜中观察。

<雷克斯> 身体不自觉地微微颤抖起来，我谨慎地看向后视镜。

<KP> 那是一个穿着破旧的灰色外套，脸色苍白的大块头男人，正在附近的一条小巷中看着你

<KP> 你看不清他兜帽下的脸

<雷克斯> 这就就连我家也不安全了，但是，两个人待着总比一个人待着强。

<雷克斯> 想着，我装成一副什么也没发现的样子，非常逃避心态地启动了汽车，想赶紧离开此地。

<KP> 那么你故意选了一条避开那男人的路线 稍微落了一点点远路，但还是有惊无险的顺利开到了他家。

<KP> 列德的住处在城镇的另一边，大约行驶了一个小时之后，一所灰黢黢的小房子出现在了你的视野里。这是阿卡姆口碑较差的郊区之一，周围环绕着保养得十分差劲的草坪。阳光直射下来，在稀落的草坪上开着几朵小花。

<雷克斯> 不错，鲜花赠美人，我摘一朵开得比较好看的。

<雷克斯> 然后，先警惕地察看一番列德家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人物，或者生人留下的痕迹，脚印之类的。

<KP> 列德家附近都是居民楼，看起来很安静祥和，只有周围居民楼里偶尔传来狗吠

<雷克斯> 幼时的经历让我多少有点入室盗窃的流程常识，我熟练地绕着列德家周围巡视了一圈，看看门窗的锁。

<KP> 那么你熟门熟路的车停在车库之后凭借着经验直觉溜门撬锁踩点了一番，发现门窗好好的，不过后门就没有上锁。

<雷克斯> 狗，是的，人类最好的朋友，一条凶猛的狗绝对是入室者最不想碰到的东西了。

<雷克斯> 我试着用手杖推推后门的门，看看能不能打开。

<KP> 你用手杖勾了一下门把手，门开了。

<雷克斯> 列德干嘛不把门锁好？我纳闷了，上前检查一番后门的锁又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KP> 门锁是好的，似乎看起来就是没有上锁。

<雷克斯> 更纳闷了，不过还是熟练地从此入侵，反手把门锁上，然后打量一下列德家里的布置。

<KP> 你成功地进来了，入眼是一道走廊和尽头的厨房，据你所知列德的房子只有一层，没有地下室，厨房里往外冒着阵阵香气，想必列德又做了他最拿手的意大利菜吧.....每次同事聚餐他都做意大利面。除了厨房卧室和储物间外，就是他最喜欢的、被他改造成书房的客厅。

<雷克斯> 自然，意大利面也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之一，谁不喜欢培根和蘑菇呢，实在不行，还有松子和罗勒磨成的青酱呢。

<KP> 你朝厨房里面看了一眼，酱料正在煮，呜呜的冒气

<KP> 旁边餐桌上两盘面已经煮好了，热腾腾的。

<雷克斯> 那么列德在厨房吗，我探头看着。

<KP> 但除了这些之外，没有列德的人影。

<雷克斯> 端起意大利面，勺起酱料，我自给自足，一边放轻脚步，来卧室也察看一番。

<KP> 卧室乱乱的，完全没怎么收拾的样子。也不见人影。

<雷克斯> 感觉吃面的心情瞬间没有了，我快速刨两口。把储物间也察看一番，顺便检查有没有打斗的痕迹，或者跟那枚吊坠相关的研究文件。

<KP> 储物间落了一层灰，猎德也不怎么喜欢做家务。不喜欢的东西就堆在储物间里面。

<雷克斯> “列德，你在哪儿，列德？还在的话应我一声！”我焦虑地在他家里到处翻找着。

<KP> 那么你很快来到了书房（也就是客厅）

<KP> 眼前的景象让你惊呆了

<KP> 桌子被掀翻了，天花板上的吊灯也已经被打破了，一个书架翻倒了，书本洒了一地。而散乱的书籍下面

<KP> ——哦天呐，那是什么？你看到了一只手臂和部分肩膀。

<雷克斯> 感觉心脏一下子在胸腔里锁紧了，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我匆忙避开脚下的东西，过去把书籍拨开，看看这人是谁。

<KP> 3 那么你慌乱地清理了书。压在下面的男人.....无疑就是列德

<雷克斯> 赶紧确认列德的生命体征，还有他身上的伤痕。

<KP> 没有呼吸了。你的生死之交，挚爱亲朋已然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SC 0/1d3

<骰> [雷克斯·赫尔布]的理智检定结果:

<骰> 72/45=失败

<骰>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3=2 点,当前剩余 43 点

<雷克斯> “亲爱的，亲爱的，千万，千万不.....”我声音颤抖着，最后连声带也像被什么掐紧了。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教育鉴定: D100=30/73

<骰> 灰烬大人，结果是【困难成功】，防火女会一直默默支持着您的！

<KP> 他的眼睛甚至都没有来得及闭上，此刻他已经失去生命力的大眼睛正在无焦距的看着你.....看着你.....

<雷克斯> 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心里痛得厉害，也只能胡乱地擦着自己的眼睛。

<KP> 那么你注意到他后脑勺有一个非常大的伤口 大概是致命伤 血缓慢的流了一地。

<雷克斯> “这一定很疼.....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就没什么好怕的。”我努力不让眼泪干扰视线，察看着伤口和四周，试图判断可能的凶器。

<KP> 以及，他的怀里抱着一个文件夹.....你认识他 这通常是他用来做研究的 随身资料夹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侦查鉴定: D100=50/75

<骰> 结果是【普通成功】。灰烬大人，不熄的营火仍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KP> 那么你经过一番翻找侦查后注意到，看似书架翻倒 把可怜的专栏脑袋砸碎了 实则不然，书架后面已经断裂了 金属和罗栓碎片表明了书架曾经牢固的被支撑着 不应该倒在你的好兄弟身上。

<雷克斯> 我轻轻地抚摸着列德的手背，感受他最后的余留的体温，然后将他的手拿开，拿出文件夹打开。

<雷克斯> 说是这样说，因为戴着手套，我也只能感觉到他皮肤的触感。

<雷克斯> 一边做着这件事情，我一边抬头去看吊灯，看可能是什么东西打碎了它。

<KP> 列德不是那种有条不紊宛如机器人的学者，他的资料夹里面还夹了很多自己喜欢的诗歌，他的涂鸦，小日记等等。

<KP> 你知道他的习惯，每次和他见面他总是兴致勃勃的和你分享最新爱上的优美诗行.....如果没有这.....现在你本应该由他讲解

<KP> 而不是自己来看这些.....你的鼻子一酸

<雷克斯> 把文件夹放在膝上，我再次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KP> 那么你准备等心情平复一下再看里面夹的资料，那是逝者给你的最后一封信笺。

<雷克斯> 片刻的沉重啜泣之后，我用发烫的眼睛继续察看着他留下的字迹。

<KP> 你在其中找到了如下不那么寻常的资料：

<KP> 一篇拼贴简报：几年前发表的“新闻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讲述了泰国的当地警方捕获了一批由毒贩和职业杀手组成的小型邪教。邪教成员所穿的长袍上，有着与你所持有的吊坠上的图案十分相近的纹样。

<雷克斯> “职业杀手，是吗，你不会就这么简单的死去的，列德，列德.....”除开悲痛之外，我心里又增加了恐惧。

<KP> 一张便签，上面的诗行是列德的字迹：它是如此开始的：一种谣言，一声低语，一段故事

<KP> 它也是如此开始的：

一张从门下滑入的邀请函，厚卡纸外壳，未标姓名和地址的空白信封，其装入的卡片正中央的压花符号，以黄色的画刷绘下的符号——一种骇人的、引起恶心的黄色，莫名使我狠狠磨牙直至我的白齿处在化作珞琅尘埃的边缘。一种倘若我聚焦得太久便会刺伤我的双眼的黄色。荒谬可笑，它只是种色彩，满是错误的色彩。我的指尖发颤，心脏如飞鸟般在我肋骨形成的笼中快速扑腾。

<KP> 一副笔触怪异的不透明水彩

<KP> 背面列德用铅笔写了一段话：

<KP> 我梦见了她。她的身上有一股八角茴香和百合花的味道，但在这之下，似乎还存在着某种我无法辨认的东西，某种古老，奇怪且无益的东西。不过她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每当她把我搂进怀里时，我都会认为自己已经死而无憾了。我告诉她：我紧贴着她说，“我愿意为你而死，”但她从不回应我。当梦开始支离破碎，我紧紧抓住她的碎片：一点发丝或是皮肤，带回我清醒的生活中，藉此牢记她。但她什么都没留给我。她每次都在黎明时分离开。没有她的每一天都会比前一天更加枯燥，但总有一天我会再次找到她，永不离开彼此。

<KP> 我只是有点怕她。有时在梦里，我会想象她戴着一副面具；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但只是有时。

<KP> “巫毒史图解”书籍照片：在新奥尔良的某个地方的一个现代巫毒师的照片。你的吊坠上的标志被画在一个挂在门廊上的葫芦上，门廊上还挂着其他形形色色的手工艺品。



<雷克斯> 如此多相同的标志，也许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的死因，但是倘真如此，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文件夹拿走。

<雷克斯> 我尝试平复颤抖的心脏，却无能为力，只能翻开他的日记，察看 he 最后这些天的经历。

<KP> 他的最近几天日记寥寥草草，有的地方涂改过，有两天干脆没有记，你没有看出什么有用的信息

<雷克斯> 合上文件，我继续察看起这个客厅，观察吊灯的墙壁附近有没有弹孔，以及翻倒的桌子附近有没有其他的可疑痕迹。

<KP> 你没有找到弹孔之类的痕迹

<KP> 倒是在客厅的电话机发现了一段录音.....打开，是列德和你最后一通电话中承诺过的:打电话给警方询问彼得的事情

<雷克斯> 真可笑，那么巨大的悲痛之后首先迎来的竟然是麻木和空白。我无法去思考列德的死亡代表什么，只是盲目的察看着这个混乱的地方。

<雷克斯> 我听着 he 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KP> 那么你站在巨大的混乱满地书本狼藉的客厅中央，好像光脚站在了一堆碎玻璃上。

<KP> 列德的声音带着疲惫和不信任，警方的声音则是傲慢与轻忽

<KP> 从他们漫长的聊天录音中，你提取了以下信息:

<KP> 事故发生时，凯利教授正沿着 41 号国道从他在普利茅斯的酒店向着西边行驶。根据目击者描述，大约是上午 8 点，一名体型庞大，身着灰色大衣的男子走上了公路，在凯利教授的车的前方停下，距离凯利教授正在行驶的车大约有一小段距离，凯利教授急转弯以避开他，却导致车子驶离了公路，并撞上了电线杆。那个应为凯利教授的死负责的人尚未找到。

<雷克斯> 短暂的思考后，我也拨通了阿卡姆警局的电话。

<KP> “喂”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

<雷克斯> “你好，我是雷克斯·赫尔布，我刚刚发现了同事列德·格林希尔特的尸体，他死在家中，可能是被人谋杀了。”

<雷克斯> “他家里的食物还是热的，这事儿应该发生还没有多久，你们可以尽快派人过来这边吗。”

<KP> “.....你留在原地不准动现场”对方啪的挂了电话

<雷克斯> 这话说得已经有些迟了，我想起我吃过的面，翻过的书，打开看过的文件夹。

<KP> 你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几个疲劳的条子驱车来到了这里，为首的小队长认识你——指当年做社会盲流的时候，就认识你。

<KP> 他一看到你对你没什么好脸色，让手下把你铐起来问话。

<雷克斯> 顺从地被铐起来，等待这位熟人的问话。

<KP> 但是你确实没有做什么违法行为，再他们不依不饶，你如实禀告持续一小时之后，他们终于放了你，当你从小房间走出来的时候 现场的调查也已经在收尾阶段 只有两个条子蹲在地上收拾东西。

<雷克斯> “有调查出什么东西吗，先生们。”

<雷克斯> “他.....死者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这事儿对我很重要，如果有更新的进展，你们可以通知我一声吗。”

<KP> 那个警察看起来比较年轻 戴着眼镜，匆匆的撇了一眼说“我们定为意外。”

<雷克斯> “您说的是那个书架，但是它后面的螺栓表明它曾经被好好地固定过，不应该如此脆弱，不是吗。”

<KP> “所以它是意外啊，突然坏掉了”

<雷克斯> “.....”

<KP> 哪个警察一脸满不在乎““我知道，每一个受害者家属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先生，你也得看看我们平常的工作量吧??”

<KP> 和你沟通进展??我们有这种义务吗?你凭什么增加我们工作量?我甚至是从隔壁县借调过来的就因为这儿警察不够用 你懂吗?”

<雷克斯> “好，感谢你们的调查。”我沉默了一会儿，对他们笑了一下。

<KP> 他哼了一口转过身不看你了。

<雷克斯> “既然是意外死亡，可以允许我在这里带走一些纪念品吗。”

<雷克斯> 我在他背后看着地上的现场。

<雷克斯> “您看过这样多的现场，应该也知道，没有人能够轻易接受这些的，留着他的东西能让我感觉他还活着，这些对你们来说也没有用处，不是吗。”

<KP> 他理都不理你

<KP> 一副完全请你自便的态度。

<雷克斯> 那么我低调地，用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过去把列德的文件夹拿走。

<KP> 那么你做到了。

<雷克斯> “谢谢，尸体我们会自己处理的，一般是联系殡仪馆，对吧。”

<KP> 他看了你一眼：“这是我们的公务，你这可是妨碍公务”说完他舔了舔嘴

<KP> 手指摩擦了一下衣服——你知道这是要钱了

<雷克斯> “您别生气，来，忙这么多案子肯定很辛苦，来，喝杯水。”我给他倒杯水，将一张钞票夹在杯底递给他。

<KP> 他猛一拍桌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玩的什么小心思，想贿赂公务人员?你想进局子吗?”说完他把那张钞票一夹“这个作为犯罪证据没收。”

<KP> 你看他行云流水的把钞票塞进兜里 然后叫其他现场的条子收工，得一会儿现场就只剩下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这里 陪伴列德

<雷克斯> “好，好，都听您的。”向警察这些告别，我带着文件和那个挂坠，又蹲回到列德旁边。

<雷克斯> 我将他的双眼抚上，“亲爱的，地上挺冷的，不过，你现在是真的不会再感冒啦。”

<雷克斯> “我们过会儿再见.....”

<KP> 你感到一阵无力淹没了你，不知不觉已经是下午三点。

<雷克斯> 向列德告别之后，我带着文件和那个挂坠，开车回大学，进入图书馆。

<KP> 那么你来到了熟悉的校园，你很少在周末来到这里。

<KP> 来到图书馆，熟悉的图书管理员像你点头致意“雷克斯?今天不是你值班吧?”

<KP> “是有资料要查询?”

<雷克斯> “不，对，来查点资料，你知道普多可之林这地方吗。”

<KP> “普多克之林?我好像听说过啊，这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地理名称，而是一种在传说中的隐约的范围，他的事情记载在那本《新英格兰伽蓝的奇术 奇才》里面.....不过那本书是禁书，你确定你有借阅的资格吗?”

<KP> “不过我记得好像我们学校的历史学会也有这本书的副本 但要下午 5 点之后 他才开放”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信誉奖励骰鉴定: D100=93[奖励骰:8] = 83/30

<骰> 结果是【失败】! 啊啊啊——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啊.....#防火女苦恼的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KP> 那么得志那本书是禁书之后 你突然变得很窘迫 支支吾吾，也没办法和你的老朋友 图书管理员说明白 你有什么正当理由要借他，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放弃。

<雷克斯> “这样，看来我也只好去历史学会那边等等了。”

<KP> “嗯嗯，历史学会在校外，偏西北方的地方，你可以先去那边看看。”

<雷克斯> “好，谢谢你了，老朋友。”这样着，我也就转个弯去历史学会看看了。

<KP> 那么在你要离开图书馆的时候。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侦查鉴定: D100=100/75 您的结果是【大失败】“此处为吾等墓地，汝也放松休息便可。”

<KP> 那么当你心事重重的将要走出图书馆时，你的手狠狠的被夹在了安全门的门缝中

<骰> 您的技能变化情况为

<骰> hp: -1 --> 11

<KP> 在将其拔出来的过程中，你突然从电梯的反光中注意到桌子后的图书管理员正在冷冰冰地盯着你，过了一会儿才低头整理起借阅卡来。

<雷克斯> 直接痛得叫了出声，人一倒霉，什么事都能发生，这事儿是真的。

<KP> 那眼神使你熟悉 今天更早一些的时候 你看过那样的眼神 你确定。

<雷克斯> 我的老朋友，为什么.....我一边离开图书馆，一边回忆着以往这位老朋友是否有某些不对劲之处，比如说身上带着奇怪的标志或者饰品，时而的神态异常，还有携带黄色的奇怪物品之类的。

<骰> 视野之外，有什么事情正在悄然发生

<KP> 那么你并没有想出来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雷克斯> 今天的事情冲击过大，我脑子实在是一团糊涂，只能继续往历史学会走去了。

<雷克斯> 但这事儿带上了列德的命，发生再奇怪的事情，我也是不会放弃的。

<KP> 你慢悠悠的一边思索一边开车到了历史学会，时间还早，四点左右，看门人也是你的老朋友。

<KP> 你记得，她叫莉莉安曼森，之前也在密大上过学，现在是民间学者。

<骰> [KP]朝火焰中掷出了一枚骰子: 雷克斯和莉莉安关系如何: 1D100=93

<雷克斯> “下午好，亲爱的莉莉安，我这会儿有急事，能让我先进去吗？就是关于彼得最近的研究，也许你不知道，他今天早上出车祸了，然后，然后列德也出事了，这事情很不寻常，我必须尽快找到相关的资料。”

<雷克斯> “拜托了，莉莉安，这事儿我真的没法等。”

<雷克斯> 我用我最大的真诚，我的不安，我失去了最好朋友的悲痛去打动她。

<KP> “啊??”她非常吃惊，以她每天埋头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性格，信息滞后不知道这些也是寻常

<KP> “啊.....我有点没懂，要我做什么吗?”

<雷克斯> “我想先进图书馆找本书，不是很常规的时间，但是求求你了，帮个忙，怎么样。”

<KP> “那.....可以啊.....我进去帮你取吧，你就在我眼前看，看完咱赶紧还回去。”

<雷克斯> “好，我就知道你信得过，是一本叫《新英格兰伽蓝的奇术 奇才》，谢谢。”

<KP> 她很快揣着她的毛衣针给你取了过来，递给了你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图书馆鉴定: D100=29/65

<雷克斯> 我把书接过来，速度地从目录翻阅到普多克之林的那一章看起来。

<KP> 这本书写成的年代较为早，有一些挑战你的英文水平。

<KP> ...但是，即使是在巫术邪恶面目众人皆知的时代，也有人借着神圣的名义去控告那些曾使他们感到不满的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以西洁·菲尔普斯一案。

<KP> 以西洁居住在阿卡姆以西，离城镇很远的地方。是个具有良好品格的人。以西洁与其邻居卢卡斯·布莱克常在领土问题上发生争执是在镇上众所周知的事情。在 1695 年的秋天，布莱克先生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库珀法官面前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中，父子三人在普多克之林中漫步时，在一个林间空地中看到了他们的邻居—菲尔普斯似乎正与什么看不见的事物交谈着（至少那三人声称如此）。见状，三人冲上前去，杀死了可怜的菲尔普斯，并将他埋葬在了那里。在这之后，他们来到了库珀法官面前并坦白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于此事，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

<KP> 正直的库珀法官听闻他们的供词后，并不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库珀法官要求布莱克和他的儿子们第二天都回到法庭。但是当晚，布莱克先生和他的家人悄悄地带上了所有的财产逃上了一艘前往英国的渡轮。他们选择了逃跑而不是直面当局的愤怒。

<KP> 你在书籍的角落注释中找到了几百年前以西洁所居住的地址，现今，那里被约定俗成的叫做.....普多克之林。

<雷克斯> 记下这个地址，对莉莉安千恩万谢，“谢谢，莉莉安，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之后再请你吃饭。”

<KP> 在你匆匆离开的时候，莉莉安拉住了你的衣袖，拿出了一封很早以前的明信片“是列德写的诗，也许对你有意义。”

<KP> 你看见明信片的正面是你的照片

<雷克斯> “他将这东西放在历史协会吗。”我接过那张明信片。

<KP> 背面写着：

<KP> 月耀如雪；我撑开

<KP> 丝面的阳伞，唯恐月光太暖

<KP> 洒落湖上

<KP> 会让我的新婚花束深深迷乱

<KP> 麻雀的哀伤终付一空

<KP> 他也如此，因他的新娘虚心假意

<KP> 我与青草和雨露结亲

<KP> 那七个水手全都湿透了

<KP> 你也不必，我也不必

<KP> 总是在这寂静的溪边幽会

<KP> 是谁觉得，我们宁愿死去

<KP> 也不肯与孔雀的琥珀之梦成婚？

<KP> 月耀如雪；我撑开

<KP> 丝面的阳伞，唯恐月光太冷

<KP> 洒落湖上

<KP> 会让我的新婚花束过早凛冽

<KP> “不是的，我们之前交流过诗歌创作.....只是.....也许这个和你有关.....我也不确定”她扶了扶眼镜。

<雷克斯>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他写这个干什么。”强撑着镇定，我努力不让自己的手指捏坏那张明信片。

<雷克斯> 也努力不去想这首诗的意思。

<雷克斯> “好了，我，我真得走了，之后再见，莉莉安。”

<KP> 她小声的说“再见.....希望你不要被悲伤淹没，生活除了泪水还有希望，对吗？”

<雷克斯> 点点头，很快地把脸转过去，“.....之后再见。”

<KP> 说完她挥挥手，也转身进入门内。

<雷克斯> 我把那张明信片放在衣服的内袋里贴身放置，坐在车里埋头平复一下心情后，继续往以西结曾经的住地开去。

<KP> 你驱车穿过繁华的商业街，安静的居民区，直至荒凉的郊区，你已经逐渐开出阿卡姆的范围。

<骰> 视野之外，有什么事情正在悄然发生

<骰> 视野之外，有什么事情正在悄然发生

<KP> 越到郊外，路面越发难以辨认，还好你没有特别迷失方向，到最后层层叠叠的灌木丛阻挡了论坛，已经完全没有路了

<KP> 而你反而觉得，更要加速了.....为了那个人.....

<雷克斯> 早知如此真该带点家伙来。我试着在车里翻翻有没有手电筒。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幸运鉴定: D100=23/40

<骰> 结果是【普通成功】。灰烬大人，今天的营火依然很安详。

<KP> 那么你找到了，是你为数不多的和列德自驾游经历中，列德准备的

<雷克斯> “谢谢，亲爱的，你依然在我身边。”

<雷克斯> 我下了车，用手杖拨开灌木，慢慢地往那个地方过去。

<KP> 过个敏捷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敏捷鉴定: D100=52/75 结果是【普通成功】。灰烬大人，我们至今所做的努力没有白费，是这样吗？

<KP> 隐藏的荆棘从轻微割破了你的手脚 但所幸没有大碍

<KP> 普多克之林是坐落于一片开阔地中的大面积松树林。一进入普多克之林，松树枝遮住了你的头顶，阻挡了大部分的光线。松树掉下的针叶形成了一个厚实的垫子，隔绝了你脚步的声音。你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故意制造着噪音以稍稍驱散笼罩在树林身上的恼人的寂静与不安。

<KP> 森林的中央有一小块被矮小的野草所覆盖的空地。到处都是裸露的土地和石块。在一块大石头旁，你发现一块亮蓝色的防水布，由一些小石头和几块木桩固定住。

<雷克斯> 走近一些，察看那块防水布下面是否掩藏着什么。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侦查鉴定: D100=41/75

<骰> 结果是【普通成功】。灰烬大人，要一起来在篝火边小憩一下吗？

<KP> 你用力的的揭开了防水布.....

<KP> 布下躺着一具腐肉与骨头的混合物

<KP> 这场腐肉盛宴的无名宾客，被按照解剖学上的分解视图精心拼凑。它本身看上去像是几个醉酒的医学预科生开的实验性玩笑，由三具或更多的骸骨糅合而成的拙劣丑陋的造物：脊柱铰合如条森然巨蟒，肋骨遍及全身，包括四肢；颅骨仿佛魔方头盔，层层骨板布满凹槽纵横交错，像个有一百万种解法却没有答案的拼图盒。重组它惊人地简单，但这是你诸多担忧中最次要的；如此异状太过微不足道甚至不值得花心思仔细思量...至少不是在整件事追溯起来有太多太多需要避免思考的细节时。

<KP> 它穿着一件时间久远的破烂西装，西装已显然遭到了侵蚀。怀里抱着一个油布包

<雷克斯> “亲爱的，你们死时怀里总要抱着点什么吗，是的。”我有点恍惚地下意识摸了放置明信片的地方。

<雷克斯> 我将那油布包勾过来，用戴着手套的手将它打开了。

<KP> 你翻开包裹，里面原来是一本日记，可辨认的字迹如下：

<KP> "...曾尝试着与 Yr-Nhhngz 恶魔进行交谈，他们建议我去问那位不可提及的...注视着它是不明智的... ...部落的萨满告诉我，他是黄衣之印的守护者... 当神圣的印记落入世俗之手时，他就会显

现... ..一个向不可提及者作出誓言的人，黄衣之印可能会赐予他最伟大的力量..... ..伟大的智慧啊、渺小的人类居然敢亵渎它..... "

<KP> 隔了几页，你翻到了这本笔记上最后几行可以辨认的笔记——

<KP> "...守护者只渴望着两件事：被亵渎的印记和亵渎者本人，虽然，他身体的一部分也可以满足守护者的渴望..."

<雷克斯> 我尝试在自己的神秘学知识中搜寻关于这位恶魔的资料。

<KP> 你一无所获.....

<KP> 从发音上你勉强可以判断和印第安原生语系有关

<雷克斯> “被亵渎的印记，亵渎者，这又是什么意思。”事情似乎清晰了一些，但又似乎依然一团迷雾。

<雷克斯> 我继续察看尸骨上的西装，看那里面是否还有什么东西。

<KP> 口袋里空空如也，从款式和装饰花纹来看，这件西装非常的传统，甚至..... 古老

<雷克斯> 我尝试通过防水布和那几根木桩的腐败程度判断这防水布在这儿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侦查鉴定: D100=40/75

<骰> 结果是【普通成功】。灰烬大人，请安心，我一直在这里等待您的归来

<KP> 那你只能看出来很久很久以前，木桩扎的很深。

<雷克斯> 三人，那杀死以西洁的父子三人，是吗？但是年代太远，也没法判断了。

<雷克斯> 无论如何，这本日记看着是凶手留下的，也许就是以西洁的日记。

<雷克斯> 我将防水布盖回去，继续察看这块大石头附近是否还有异常之物。

<KP> 你再次翻看日记，剩下的字迹已然模糊，连原本能辨识的部分也在风中逐渐氧化。

<KP> 你没有找到其他可疑之处。

<雷克斯> “很好，那位隐士看着也不像住在这里，列德，我们今天大概是得回头了。”我自言自语着。

<雷克斯> 说着，我下意识将兜里的那个吊坠——大约就是黄衣之印拿出来看看。

<KP> 他依然忠实的待在它该在的地方。

<KP> 在夕阳的余晖中端详着它 它的光芒更加美丽了。

<KP> 你不禁想起“日记”中对他的抽象形容

<KP> 【神之印记】

<雷克斯> 我陷入了思考。

<雷克斯> 那名隐士说他在这里找到了这吊坠，难道他没有看到这具诡异的尸骨吗？连这样小的吊坠都能找到，为什么不看看日记。

<雷克斯> 思索无果，我叹了一口气。

<雷克斯> 那么，是时候走了。

<雷克斯> 我将吊坠垫在尸体的头颅下，列德那致命伤之处，起身，茫然地看着这个寂静得像是许多年不曾有人来过的地方。

<雷克斯> 转身从原路涉过荆棘丛，驱车回家。

<KP> 离开林中时你注意到，天色似乎在恶化。

<KP> 雨水从阴暗的天空落下，渗入了你的车内，让你感到又冷又湿。每隔一段时间，月亮就撕裂云层显现出来，它泛着苍白的冷光，周身好似环绕着一种奇怪而不规则的阴霾，仿佛它刚刚被喷雾器喷过，现在正在滴着水滴。

<KP> 你慢慢的驶向小镇。

<KP> 下雨了，路边的路灯一闪一闪的，似乎年久失修马上就要坏了

<雷克斯> “也到我了么。”一个无端的念头从心中出现。

<雷克斯>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我爱的人都离我而去了，伤寒，意外，谋杀，谁知道还有什么。

<KP> 你心事重重继续沉默的往家里赶.....在你彻底成为落汤鸡之前。

<KP> 你穿过了一排穿着黄色雨衣的孩子们——他们在玩着“跟着领头人的脚步走”的游戏，一个熟悉的黄色符号在你前方的天空中闪烁着

<KP> 孩子们似乎玩得很开心，这阴暗压抑的天气之下，也许只有无知懂懂的他们还能享受游戏的快乐了吧。

<雷克斯> 我慢慢地向前走，回忆起今天早些时候拿到那个印记时的心情，只想到：如果明天还活着，就该去处理列德的尸体了。

<雷克斯> 我们认识的时候也是这些孩子的年纪。

<KP> 你的脚步无意识的被吸引，追着他们前行了一会儿，靠近了那个符号。哪里有什么黄色的印记？前方只有一个流行快餐连锁店的标志。

<KP> 雨越来越大了，雨和雾，你的车窗前面已经完全看不清路

<KP> 你在快餐店下面的屋檐躲了一会儿雨。风中飘来了美丽而哀伤的诗句。

<KP> 灰蒙的大平原死石横卧

<KP> 在这里，即便是时间本身亦将消亡

<KP> 你的故事是如此奇特

<KP> 失落的卡尔克萨。

<KP> 林中流过的幽暗河水

<KP> 夜中运行的黑暗月光

<KP> 只有消逝的北风

<KP> 那失落的，卡尔克萨

<KP> 那么你护着怀里的信封和资料夹，等雨小了一些之后才继续回家。

<KP> 天已经黑了，但院子里并没有任何灯光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聆听鉴定: D100=61/50 结果是【失败】！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意外罢了，绝对不是我的错....是，这样吧？

<KP> 但是，你可以隐约听见窸窣窸窣的声音。

<KP> 没等你反应，就在这时，灯光突然亮了。

<KP> “Surprise!”有人朝你大喊道。

<KP> “砰砰砰”——三发礼花被拉响了，你的同事、朋友和邻居们从桌底沙发背后纷纷钻出来——

<雷克斯> 我心里仍想着路上听到的诗句和列德的诗句，被这声音完全惊住了。

<KP> 天呐，你家竟然被热心居民们打扮成了一个舞会现场！天花板上现在挂着一盏大吊灯，发出美丽的橘黄色灯光。空气中充满了矫揉造作的欢快气氛，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年轻人们搂在一起轻轻跳着摇摆舞，你周围的每个人都挂着如出一辙的巨大笑容。”

<KP> 舞会上，每个人都戴着时髦的面具。有些装饰着亮片和闪光片，而另一些则镶嵌着闪亮的钻石。每个人都在愉快地社交，谈论着最平凡的事情，希望以此表现出他们玩得很开心。

<KP> 你愣愣的傻站在了原地，直到一个人影从舞圈里挤了出来。快到面前时你才惊讶地认出他——

<雷克斯> “这是，这是什么.....嘿，你们怎么都跑到了我家里.....”

<KP> 是你的朋友 莉莉安，她脸红扑扑的，眼镜带得有点歪，见面便给了你一个有力的拥抱：“怎么样？惊不惊喜不意外？亲爱的，大家都等你等好久啦！”

<KP> 她不依不饶的把你往人群中间带“今天的舞会可是为了您办的，来给大家说一段祝酒词把！”

<雷克斯> 我无措地站在人堆中，声音越来越小。

<KP> “恭喜我们的派对主角！”一个侍应生尖叫着往你手中强塞了一杯饮料，不等你有所反应，他就又笑又跳地蹦达远了。

<雷克斯> “我，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们在开什么派对.....莉莉安！”我紧张地拉住了她。

<KP> “来说说祝酒词吧！！！”莉莉安满脸快乐和兴奋，脸上是抑制不住的对你的仰慕

<KP> “派对，亲爱的，当然是为了你准备的啊！！！！”

<雷克斯> “为什么，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开心的！”

<KP> “为了庆祝我们的雷克斯教授担任教授满 1000 天——————YEAH！！！！”她兴奋的像人群呼喊，而人潮把你们两包围

<KP> 四面八方，所有人，所有目光锁定了你

<KP> 里面有你的学生，邻居，同事，甚至连那个和你不对付的条子都来了

<雷克斯> 我僵硬在原地，看着这些人，感觉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像是只聚光灯下的老鼠。

<雷克斯> 连后来在帮派中学到的东西都忘记了，我脚步笨拙，试图在这人群中后退，

<KP> 人们围着你一圈圈的耸动，令人作呕的快乐洋溢在他们上空的空气里“祝酒词！！祝酒词”

<雷克斯> “列德，我需要你，列德.....”我喃喃自语着，呆滞在原地。

<KP> 莉莉安不断地催促着你，甚至焦急的拍打着你，她打的越来越重

<雷克斯> 大脑空白了，我下意识地举起酒杯，“安静——诸位。”

<KP> 所有人停下来了，但是更加让人难以忍受的安静替代了原先的恶心欢乐。

<雷克斯> “感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庆祝我担任教授千日的舞会，你们是我的同事，邻居，朋友，甚至幼时开始交恶至今的熟人，无论任何原因，你们今天来到这里。”

<雷克斯> “看看你们，这些面具，这些亮片，这个雨夜.....起码一事是真：此生飞逝，其余皆谎，花开一度后将与世永辞。”

<雷克斯> “也许在我们的余生，我们也不会再有这样聚会的时机，所以，珍惜这一刻的时光吧，为玫瑰，为鲜花，为诗歌，为舞蹈，为美酒。”

<雷克斯> “为那已逝去的和将到来的，为死，为时间，为故事，为卡尔克萨，还有.....为列德。”

<雷克斯> “让我们饮满此杯，为注视这一切的命运和神明。”

<雷克斯> 我将酒一口喝干，杯子径自丢在地上，不再看这些人了。

<KP> 而宾客左右看看，纷纷疑惑地窃窃私语起来。雷克斯教授怎么了？怎么突然疯疯癫癫起来，是高兴过头了吗？怎么说的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呢？

<KP> 就在这时人群突然出现了一些骚动——你瞅见一个一头红发的高个子男人正从进行着的谈话中脱身，并向一个出口快步走去。

<KP> 他反复看着表，似乎很赶时间的样子。你认得他，你们今早才通过电话，约着一起吃午餐。而就在刚刚，你还真诚而沉重地悼念了他——

<KP> 活生生的列德·格林希尔特·列德教授正匆匆从你客厅的窗户前走过去。

<雷克斯> 我上前拨开人群，试图跟上去。

<KP> “当——当——当”，就在这时，某处十二点的钟声响起了。“列德·格林希尔特”猛地转向人群。他英俊温和的脸庞扭曲了。一阵惊恐而狂热、又具有某种极端诱惑力的声音以他为中心嗡嗡地响彻整个客厅。

<KP> “女士们先生们，真相大白的时候到了！取下面具，看看和你们跳舞的都是谁吧！”

<KP> "一瞬间，灯光黯淡，阴影笼罩。莹莹发光的微小印记在房间的每个表面上显现，一齐闪烁着邪恶的黄色光芒。人群中快乐而充满生气的氛围消失了，宾客们纷纷停下了舞步。他们互相望望，每张脸上的微笑都扭曲起来，显得愤怒、绝望或痛苦。他们的脸孔全被月光照得惨白如纸。"

<KP> ——远处遥传来一声锣响，所有人都突然静止不动。风雨的背后，你仿佛能听见湖岸上波浪破碎的声音。窗外城市的漆黑高塔之上，一轮巨大病态的月亮正从尖顶后面缓缓升起。sc0/1d4

<骰> [雷克斯·赫尔布]的理智检定结果:

<骰> 61/43=失败

<骰> 你的理智值减少 1d4=2 点,当前剩余 41 点

<KP> 这时候，人群中你的朋友“莉莉安”跨出一步，“你，先生，请摘下面具。”她的声音和你印象中的极其不同。很生涩，连绵刺耳，几近嗡嗡声

<雷克斯> 我怔在原地，下意识的将手摸上自己的脸。

<KP> 你脸上无疑没有什么面具

<KP> “不不，是时候了。我们都取下了面具，除了你。”一个学生说。

<雷克斯> “我没有戴上任何面具。”我回答她。

<KP> “难道她没有面具？”

<KP> 突然，房间的后侧传来一声叫喊：“没戴面具？没戴面具！”

<KP> “他没有面具？”

<KP> “是真的！他没有面具！”

<KP> 聚会的所有人都仿佛僵硬的木偶一般扭转着脖子直直地看向了你。在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中你可以很明显的分辨出.....在房间正中，那张表情麻木的脸，它的主人及其高大的身影笼罩在破烂的灰色长袍中。”

<KP> 宾客们在灰袍陌生人穿过人群时让出一条路，低声交谈着，并用饱含恶意的目光瞪视着你。“守护者来了.....守护者来了！”他们小声惊叹道。

<KP> 灰袍人沉默而坚定的正在靠近你

<雷克斯> 被褻渎的印记和褻渎者本人.....或者身体的一部分。我想了起来。

<KP> 灰袍人的阴影将舞会中央的你笼罩。

<KP> 但——就在灰袍人几乎要到达你面前时，你感到一双温暖的手拍了下你的肩膀。

<KP> 你转过头去。另一双熟悉温暖的眼睛正定定地盯着你——

<KP> 列德·格林希尔特在你耳边轻声喃喃：“It is most scary to fall into th hands of the living god!”

<KP> “落在永生的神的手里，是最可怕的事情！”

<KP> 你猛地惊醒了，脖子酸痛，眼睛胀胀的身上刺骨的寒冷——你依然坐在快餐店的雨棚下躲雨，资料夹和信封好好的在你怀里，只是怀里多了一只金桂枝。

<KP> 原来一切都是个梦，但这么清晰而可怕的梦，你还是第一次做。原来，你从树林回来后累的睡着了

<KP> 现在，雷克斯教授将要做些什么去面对他的最终命运？

<雷克斯> 我拿起这枝金桂枝，端详着。

<骰> [雷克斯·赫尔布]进行教育鉴定: D100=13/73

<骰> 骰子啪啦啦的摔在了地上，但最后结果是【极难成功】！铁匠爷爷说，要像爱惜武器一样爱惜骰子哦~

<KP> 你端详着金桂枝，想起在无数古老的传说中，它的花语象征着智慧，学者的忠贞与热忱。

<雷克斯> 但这东西又是怎么到的我这里？想起那个梦，又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找不到原因的。

<KP> 现在，雷克斯教授将要做些什么去面对他的最终命运？

<雷克斯> 我转身走进快餐店，点了一盘意大利面，决定无论命运如何，先把剩下那半盘面吃完。

<KP> 萨莉亚餐厅的女店员冷漠而熟韧的端上来她家味道万年不变的意大利面。

<雷克斯> 我能做什么？我并没有什么可做的，彼得和列德都是不逊于我的学者，列德一直都在研究这些，如果他们找不到方法，我为什么能找到。

<KP> 你坐在快餐店的窗前狼吞虎咽

<雷克斯> 我一边吃着，一边再次翻看列德写过的诗和日记，还有那副水彩。

<KP> 你的指尖划过它们的温度，虽然是今天第一次见，但此刻却好似久别重逢

<雷克斯> 我将意大利面吃完，把所有东西都带好，结了账，再次往自己家里走去。

<KP> 那么你这么做了。

<KP> 你的家依然如梦中一样，寂静，漆黑，无声。

<雷克斯> 我找到灯开关，把它打开。

<KP> 灯啪的一声打开了，一切和你离开时别无二致，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KP> 你看了看钟，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

<雷克斯> 下意识地环顾着这看上去似乎已经变得陌生的房间，我坐到了沙发上，想起来一件事情。

<雷克斯> 我今天本应要打扫房间的。

<雷克斯> 那么我鼓起劲来，决定在明天来之前把这房间给打扫了。

<雷克斯> 把不太重要的东西放一边后，我去储藏室里寻找清洁工具，开始这件以前从来没有喜欢过的工作。

<雷克斯> 费劲巴拉地打扫了一番，我洗了个澡，把金桂枝和那些文件放到床边，拉上被子睡觉了。

<KP> 时间悄然来到了十二点。

<KP> 在你的密大生活中，有些人上班迟到，有些人上课迟到。你痛恨这些不守时的混蛋，但此刻你无比希望命运也能迟到——

<KP> 但是就在这时，“咚，咚，咚”。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了。

<KP> 窗外，暴雨如注。

<雷克斯> 如果这家伙能早点来，至少我还能穿着正装。

<雷克斯> 虽然是这样想的，但还是下床，拿上东西去开门了。

<KP> 那么就在你这么做时，你的门锁轻微地“咔”了一声。门自动开了。

<KP> 一个湿淋淋的黑影就站在门外。它的身躯像一块畸形的巨石耸立着。这时一道邪恶的黄色闪电划破天空，你看清了他灰袍底下的面容——呆滞的、麻木不仁的，他黑洞洞的眼眶里看不出任何情感。SC 1/1d8

<骰> [雷克斯·赫尔布]的理智检定结果:

<骰> 39/41=成功

<骰> 你的理智值减少 1=1 点,当前剩余 40 点

<KP> 也许你已经见过它了，所以没有感受到过多的恐惧。它沉默地伫立在门外。

<KP> 现在，要做什么？

<雷克斯> “你还要什么呢，印记我已经放了回去。你要这金桂枝，我的脸，或者我的命？就像列德那样。”

<KP> 依旧没有回应，但灰袍人已经慢慢地前倾身体。你被笼罩在他投下的阴影下，你感到再不作为的话，他就要向你扑过来了！

<雷克斯> 罢了，把金桂枝丢给他。

<KP> 守护者沉默的向你而来.....他逐渐靠近你

<KP> 直到他的手穿过你的胸膛。

<KP> 你平静的接受了你的命运

<KP> 也许在看到列德的死那一瞬间，你就已经做好了决定。

<KP> 你倒在地上，在彻底咽气前，你看到，守护者的肌肉也失去了力量，他跪倒了下来，在地面上缓缓下沉。与此同时，它的身体正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烂着，最后化为了一团破碎的骨骼，液化的肉以及贪婪的啃食着肉骨的蛆

<KP> 安静.....安静.....不知过了多久的寂静时光，你突然身处一间明亮的教室。

<KP> 教室里，年轻稚嫩的你和列德正坐在课桌上如饥似渴的学习，你们共看一本诗集.....那是列德最喜欢的.....

<KP> 这时你注意到 你的课桌旁 咦，书架上是不是多了本小薄册子，封面呈破烂的暗黄色、标题的位置模糊地写着四个单词——The K...? "

<KP> ———— 【活神之手，完】 ————